



(英国) 苏慧廉 著
张永苏 李新德 译注

A Mission In China

晚清溫州紀事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高 辉 王松见

封面设计 吉祥文化



晚清温州紀事

ISBN 978-7-80743-733-8

9 787807 437338 >

定价：28.00元



(英国) 苏慧廉 著
张永苏 李新德 译注

A Mission In China

晚清溫州紀事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温州纪事/(英)苏慧廉著;张永苏,李新德
译.——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5

ISBN 978-7-80743-733-8

I. ①晚… II. ①苏… ②张… ③李… III. ①温州市
-地方史-清后期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7820 号

晚清温州纪事

原 著 苏慧廉

译 注 张永苏 李新德

责任编辑 高 辉 王松见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装帧设计 金字斋书刊设计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574-87242865(发行部) 0574-87287264(编辑部)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6

字 数 340 千

版次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733-8

定 价 28.00 元

A MISSION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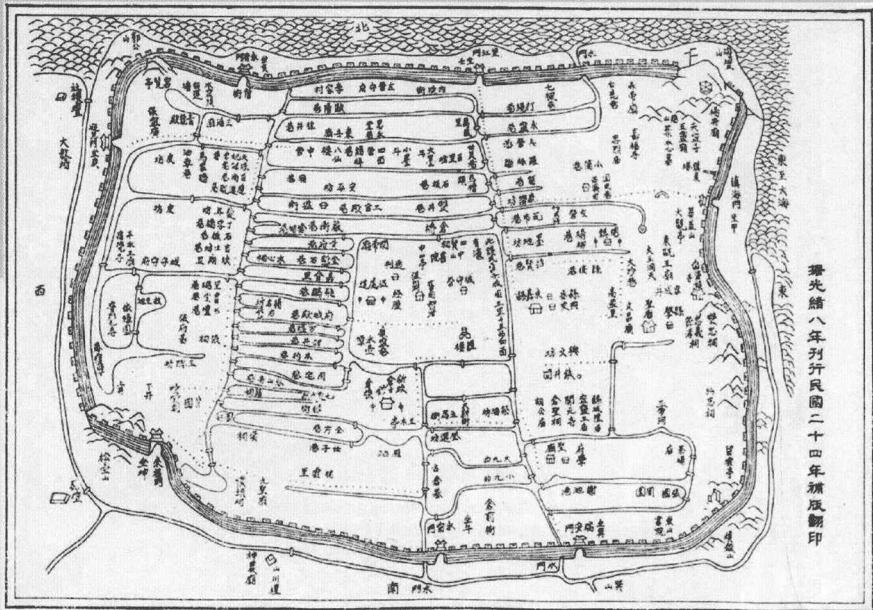
BY

W. E. SOOTH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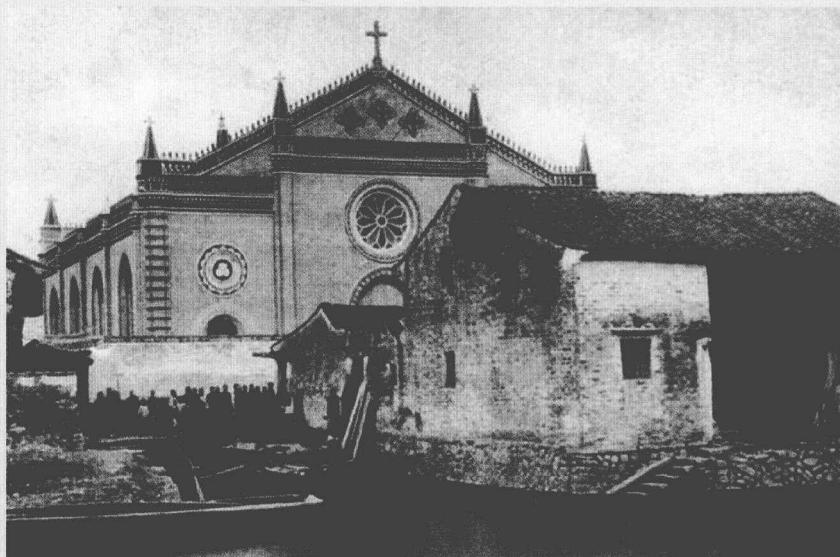
TRANSLATOR OF THE WENCHOW NEW TESTAMENT
AUTHOR OF "THE STUDENT'S POCKET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R OF THE WENCHOW ROMANIZED SYSTEM
ETC.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 A Mission in China的书影



▲ 光緒八年溫州城區圖（溫州市圖書館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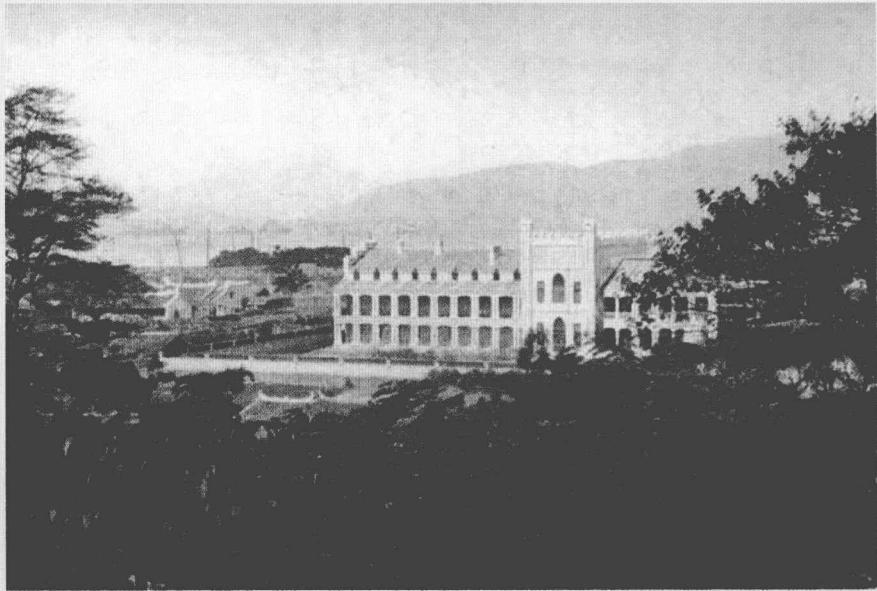
▲ 1898年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所建城西堂，现为温州市基督教两会所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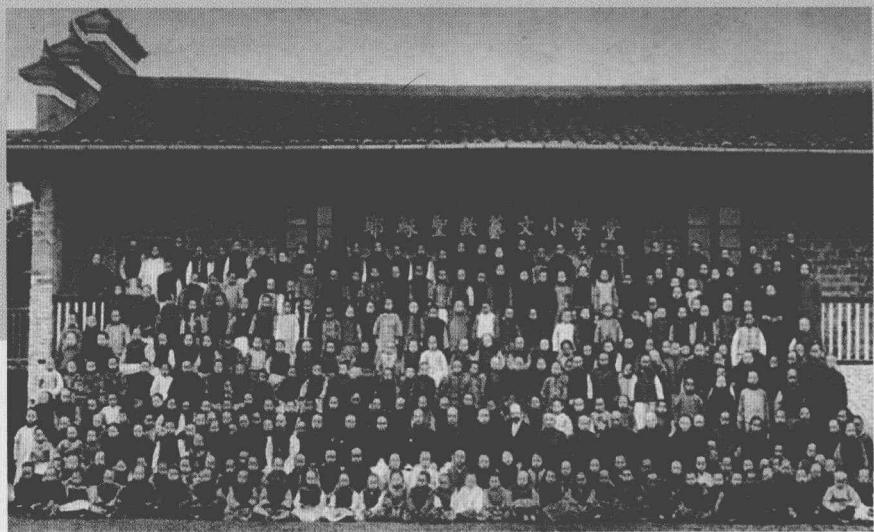
▲ 1900年前后温州城东郊及远处双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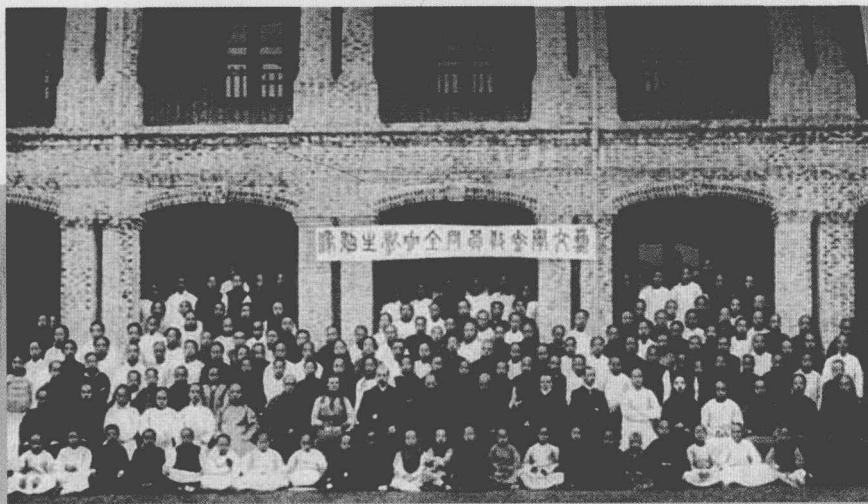
▲ 19世纪90年代偕我会所建永嘉碧莲教堂



▲ 19世纪90年代偕我会所建温州艺文学堂远景



▲ 1906年偕我会艺文小学堂男校学生留影



▲ 1906年偕我会艺文学堂教员与全班学生合影



▲ 偕我会温州传教区代表会议（摄于19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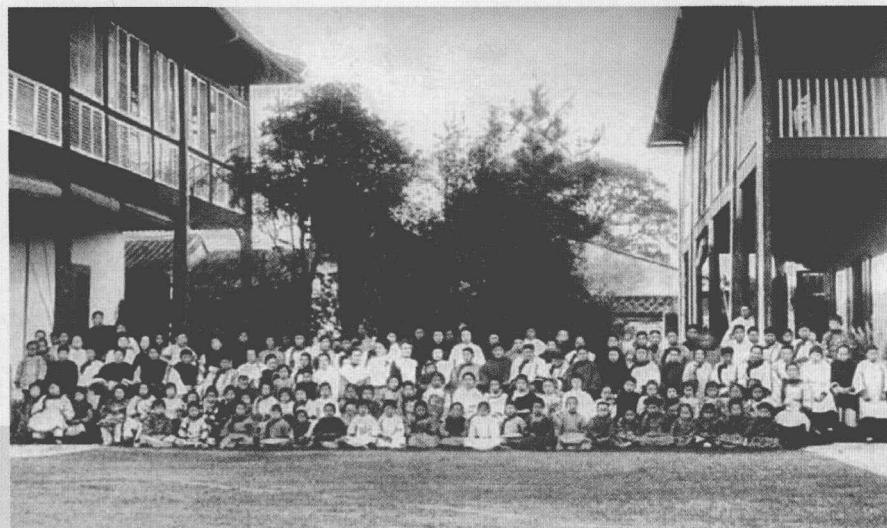
▲ 偕我会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山区宣教途中



▲ 20世纪初期因教案被投入监狱的温州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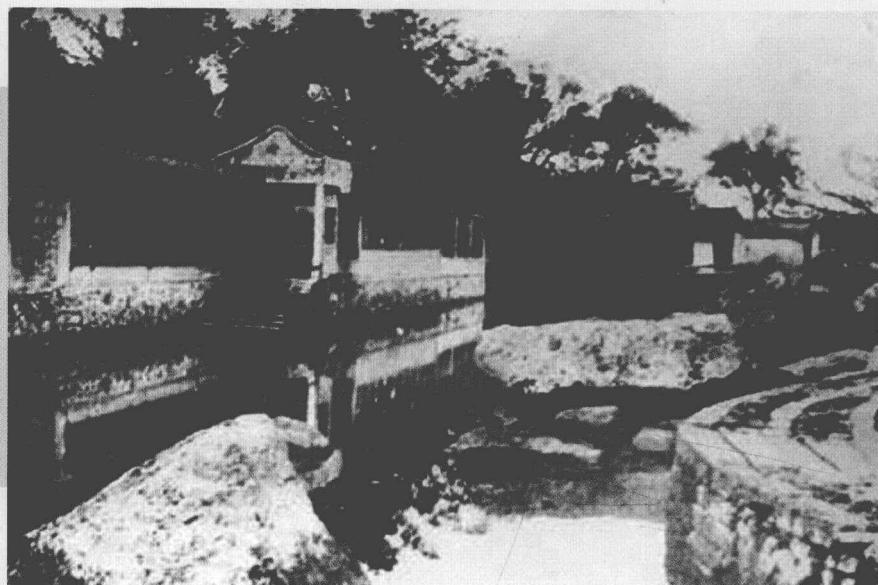
▲ 20世纪初中国街头鸦片吸食者



▲ 女传道人苏路熙（苏慧廉之妻）周四圣经班学生



▲ 19世纪90年代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与本土传道人



▲ 19世纪90年代温州城区池上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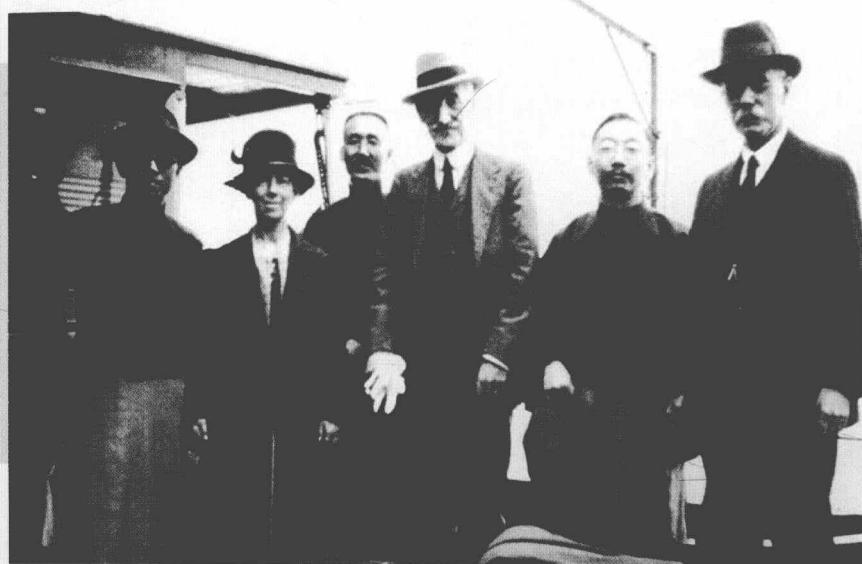
▲ 晚清时期行驶在瓯江上的偕我会宣教船



▲ 20世纪初期温州大街街景（今解放南路）



▲ 19世纪90年代偕我会所建温州白累德医院远景



▲ 苏慧廉作为英庚款代表团成员与胡适等人于1926年合影（沈迦先生提供）

译者的话

记得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从学校转行到了温州市图书馆,我才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因为教了几年英语,就想找几本英文书看看。想不到馆里外文原版书奇缺,好不容易在特藏库找到两本封面泛白的原著,作者是在温州待过二十五年的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夫妇。据老同志介绍,这两本书是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所赠,希望当时的馆长梅冷生找人把它们译出,但苦于好译者难找,梅老只好把这两本书锁在柜子里,一躺就是二十年。关于苏慧廉,懂一点温州地方史的人都记得他对温州近代社会的贡献,特别是基督教会界的人士,是不会忘怀的。就在我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就有教会界的人找上门来,想让我把苏氏的书译成中文。尽管我当时也喜欢翻译一些小说之类的东西来练笔,但是当时我毕竟年轻,见识肤浅,对基督教知之甚少,兴趣不高,也就没有应承。只是把这两本书看了一遍,限于当时的英语水平,也只是对苏氏有了初步的印象,不过无意间可能我也就成了第一个完整读完这两本书的温州人。随后,由于生计所系,工作繁忙,就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边了。

到了本世纪初,原温州师范学院的李新德君来找我,想找一些温州宗教的资料。因为他是教英语的,于是我就把苏慧廉的书介绍给他。李君就开始了对苏氏的研究,后来去上海读博士时,就以他对苏慧廉的研究为基础做了博士论文。这些年来,他对苏氏研究的成果颇丰,先后有《苏慧廉及其汉学研究》、《循道会温州早期传教史(1878—1907)》、《亚洲福音书:晚清新教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研究》、《晚清新教传教士的中国佛教观》等论文发表于两岸三地有影响的宗教出版物或学术会议上,并在有关学术论坛上获得好评,而且开始对学术界中国近代传教史研究产生影响,使得研究苏慧廉的人明显增多。恰值此时,随着温州当地的文化史研究进一步开展,由温州社科联组织的大型温州文化研究工程开始启动,以苏氏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对近代温州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列入研究计划,作为研究清末西方传教士在温州活动的主要文献,苏慧廉的《A Mission in China》(中译本为《晚清温州纪事》)自然有着不可代替的重要性。鉴于本书浓厚的地方

色彩和宗教背景，新德君就建议我和他一起来翻译这本书。本来新德君是翻译这本书的第一人选，但他担心对该书记载的温州历史、文化、风土和语言背景难以把握，所以就让我来担纲。今天该书的译本终于出版，也算是了却了当初夏老和梅老的心愿。

温州基督教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海内外近年有关温州基督教发展的报道和著述不断增多，学界也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温州基督教。但是一百多年来，温州历经战乱、“文革”，所遗留下来的地方教会资料数据很少，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温州教会的史料，在温州几乎是一片空白。另外，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后，虽有数个西方传教差会（包括天主教与新教）五十五名西方传教士来温州进行宣教活动，但是，能够给普通温州百姓和信徒留下深刻印象的，以及对温州近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只有苏慧廉一人。他是由偕我公会（English Methodist Free Church Mission, U. M. F. C., 后改称循道公会）派往温州地区传教的，他在温州有长达二十五年的宣教与生活的经历，可看作是一部偕我会（循道公会）温州早期传教史。偕我会在温州创办的医院、学校，不单医治大量的病人，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学习新知，促进了基督教在温州地区的发展和传布，客观上也为温州本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加快了晚清时期温州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这一切，苏慧廉在其《晚清温州纪事》一书中均有记述。苏慧廉对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是多方面的。他的人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作为传教士，二是作为汉学家（教育家）。要全面评价和了解他，必须从他这两个主要阶段的角色去研究。国内近年有关苏慧廉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作为汉学家苏慧廉的研究，对此李君的研究论文已有详细的论述，无需我赘述，然而，对于作为传教士的苏慧廉的研究，还不多见。而《晚清温州纪事》这本书正是我们了解苏慧廉传教生涯的难得的原始文献。

苏慧廉写这本书用了十八个月的时间，完稿于1906年，恰好是他人生第一个阶段，即新德君所说的传教与汉学研究时期（1882—1907）结束的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看成是他人生第一阶段的总结。由此可见，这本书是我们了解苏慧廉人生第一阶段，即作为传教士的苏慧廉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温州地处浙江东南一隅，远离当时西方传教士活动的中心城市，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留下的相关史料不多。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大概也只有三四种，而苏慧廉这本书无论是从内容的完整性还是从内容深度和广度来看，无疑均超过其他资料。所以，苏氏这本真实反映西方传教士在温州活动的书，对我国近代基督教史的研究，乃至对当代温州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之谜的解读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苏慧廉这本书虽然主要写的是传教，但苏氏具有一般知识分子勤奋好

学、关注人生的稟性，视野和见解并不狭窄，加上他在温州生活了二十五年，对温州社会涉入颇深。本书涉及面很广，宗教、医疗、教育、科举、经济、语言文化、民情风俗、地理环境，乃至妇女、鸦片、宗族、治安等社会问题均有反映，给温州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记录，其中所附的数十张照片，反映了一百多年前温州真实的面貌，更是弥足珍贵。所以，苏氏的这本书更是一份难得的了解温州近代史的地方文献。

《晚清温州纪事》是著名传教士苏慧廉在温州传教二十五年的记述与总结。鉴于该书是有关温州的一份重要地方文史资料，翻译本书时，尽管对其中个别偏颇之词并不认同，但译者仍然秉持忠实原著为第一原则，不回避、不美化、不删改，力求从形式到内容与原著保持一致。原著中大量的引文，出自《圣经》的均以和合本“上帝”版为准，故而，原文中的 God 也相对应地译为“上帝”，这样处理，我们觉得更合乎苏慧廉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意。其他引文则以当今通行的版本为准，均注明出处，个别与原文有出入的，在附注上予以说明。

苏慧廉这本书是写给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人看的，其中许多人和事物对当代人来说已相当陌生，为了使读者更好了解相关背景知识，注解是必不可缺的。由于年代久远，语言变化大，加上相关资料缺乏，给译者增添了不少困难，故此，译者特意花大力气给此书加注，累计三百余条，近四万字。我们充分发挥专业所长，每个注释都经过详尽的考证，同时吸纳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对颜永京牧师(Rev. Y. K. Yen, 1838—1898)的注释，现有的文献对他记载并不多，我们能够找到的是 1890 年 4 至 5 月间作为唯一的中国籍教牧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新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颜永京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的记录，即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xxii, 203, 205, 424, 690)。后来得益于徐以骅、林美玲的研究，使我们对其人其事有了较多的了解。除了有关语言、人物、事件等一般知识性的注解，我们的注释还凸显了书中温州地方性背景特点，同时纠正了包括作者在内的一些错误，以提高该书的史料价值。譬如，书中谈到“甲申教案”发生时，苏慧廉去见 city magistrate，有人认为是道台，甚至在正式的温州近代史也这样引用，就显得很不严肃，因为苏慧廉及其妻苏路熙等人在他们的书中清楚地用 Taotai 一词指道台，Prefect 指知府，用 Magistrate 指县的长官，另外用 county 指州府，city 指县城，而当时温州城内主要有三处地方官衙门：温处道、温州府和永嘉县，这里的 Magistrate 显然指永嘉知县，像这样的地方都需要加以说明澄清。除此之外，人名、地名、机构专有名词的翻译也是本书难点，对于外国人名和团体名，我们按照